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十二回 驚四座賈茂叔揮毫 感三湘梅月娥對月

不言梅月娥南下。卻說薛蝌回來，見了薛姨媽，又過來見王夫人，將寶琴舟行五六日，無事平安，並與寶釵說了，即回鋪自理其生意。寶釵放下了心，日惟以課兒讀書為事。芝哥兒年才十歲，身量已自成人，而胸中博覽，下筆成章。兼以質性溫和，依依膝下，從無一毫外務。王夫人與寶釵十分愛惜。這等子弟，卻也怪他不得。

去秋榜發，聞翰林差滿回家，只待曹紫庭、賈曉滋銷差後，春正方始面聖，仍回本職。賈曉滋乃賈蘭之號。曹紫庭得意門生二位，皆在青年：一是曲阜端木楷，一是齊河芮光祖；賈蘭得意門生一人，是陳留蔡念典，中在第二名，今年才十六歲。聞翰林亦有得意門生一人：貴築舊家李雲龍，年十七歲，中了貴州第六名亞魁。皆來都中會試。

再說芝哥兒自從大觀園擺席請客，他來瞧了兩次，見園中竹樹清幽，亭台高爽；雖假山剩水，亦有一種天然之趣。尤愛瀟湘館及蘅蕪院二處，即回了王夫人同寶釵，要在此處習靜讀書。添派家人伺候，早去暮歸，原無不可。又稟了賈政，亦皆允了。芝哥兒將書房中典籍牙籤皆挪至瀟湘館、蘅蕪院二處，相隔雖不甚遠，卻曲折，將此地山水皆可領略。灑掃乾淨，鋪設整齊，每日吟嘯其中，頗自得意。有一首感懷走筆詩，自己吟道：

此生若寄真蟬蟻，放眼寧無天地寬。
不信詩書多糟粕，轉疑世味別辛酸。
年光過隙徵駒速，塵海操舟獨棹難。
抱膝故園寺對月，青鞋白襪笑纓繁。
吟完，獨又吟哦兩遍，就擲過一邊。

春闈已過，各家門生謄出文章，送與老師去瞧。又各家老師將得意門生文章，檢相好的，彼此互送參看，以決得失。周巧姑爺也送文章來與賈蘭看，閔鵬騫獨把文章求芝哥評定。這日賈蘭回過賈政、王夫人，要請門生蔡念典，及聞翰林、曹紫庭與兩家門生端木楷等一飲，並邀周巧姑爺、閔師爺、門客詹光、程日興同坐一坐。賈政允了。即發帖請二十二日在大觀園一敘。眾人皆收了帖。」

到了那日，陸續皆到。董翰林因做會試房考未請。賈政因賈蘭請小門牛，不便與坐。只說衙門有事，回了不見。周巧姑爺先到，賈蘭接著，就邀入大觀樓先坐，閔鵬騫、程日興、詹光分陪各客，皆進園來。賈蘭拜見了岳丈聞翰林、姑丈曹紫庭，其餘皆以師生之禮見過。聞翰林要見賈政，閔鵬騫說：「今日有事，一一早就上衙門，尚未回來呢。」曹紫庭要會芝哥兒，賈蘭遂叫人將芝哥兒請來，一一拜見。聞翰林同眾人看芝哥兒，穿著湖縐棉袍，天青十行湖約棉褂，小泥帽子，粉底官靴。面如冠玉，目似明星。大家暗暗稱異。

及至行禮已畢，芝哥兒重向蔡念典又做一揖，眾人皆謂他係賈蘭門生，稍露親厚的意思。惟閔鵬騫看定芝哥不凡，凡其舉動無不留心。今見偏作了一個揖，知其必有緣故。因拉了子，再三盤問。芝哥兒道：「這是我家世弟兄，這個揖我偏作了，實在並無別意。」聞翰林等被他一語就瞞過了，獨閔鵬騫向著眾人道：「老先生等皆記著這個揖，後來必有應驗。我這位芝世兄，豈有無故加厚之理。」說著就挨次一齊坐下。鋤藥、林天錫、進喜、焙茗端上茶來。喝完，遂談起會場文章，彼此交贊一番。芝哥兒獨默坐無語。

聞翰林要在園中各處逛逛，大家遂起身從「有鳳來儀」即瀟湘館、「紅香綠玉」即怡紅院、「杏簾在望」、「蘅芷清芬」等處登樓步閣，涉水緣山，徘徊眺覽，滿袖雲霞，實在別有天地。

走到「蘅芷清芬」即蘅蕪院，現在芝哥兒收拾了做肄業處。只見茶煙微裊，鼎篆猶濃。大家正要進去略憩一憩，忽見天上數個風箏來回仙舞，響振碧霄。聞翰林一時高興，笑著說道：「諸公皆今科魁選，珥筆從王，何不將風箏為題，不拘體格，各賦一首，以助今日遊興。未知可否？」李雲龍、蔡念典等四人遂打一躬道：「謹從台命。」就一齊走進蘅蕪院來坐下。焙茗等捧上茶來。桌上兩處，皆備文房四寶。端木四位新孝廉，皆想顯才，就沉吟著，各去構思。其中有...一葫蘆樣的，聞翰林要顯李雲龍之能，獨命他做。

人家等了半晌，濤皆未就。曹紫庭忽向芝哥兒道：「老賢姪何不也做一首？要五言近體，限「飛」字韻。」芝哥兒不則聲，看著賈蘭。賈蘭就說道：「既是曹姑丈有命，少者何敢辭。即做一律應教罷。」芝哥兒遂拈筆在一張花箋就寫。倒像預做下一般，立刻就寫好了。四付的詩恰也完了，一齊騰出，遂與聞翰林來看。

聞翰林卻先接了蔡念典的，大家圍著齊看，一一寫著：

詠風箏

振响凌霄造物奇，淮雲裊線借人思。
看畢，便將李雲龍的接來，只見上寫著：

詠葫蘆樣風箏

新樣葫蘆舊樣同，那知人巧錯天工。
春霄欲滴初晴翠，倚綠偏宜曩日紅。
看畢，遞與眾人看。又將端木楷的接來，上寫著：
誰將咫尺別升沉，弱線臨風跡可尋。
莫道雲霄欣得路，飄然物外亦閒心。
看畢，便遞與曹紫庭。又把芮光祖的一看，上寫著

詠風箏

二月花朝正好風，花時斜趁夕陽紅。
碧霄平地雲泥隔，天上人間一線通。

看畢四位所做，雖然穩貼，未見精奇。只得贊了一聲「好。」才將芝哥兒的展開一看。只見字體雋逸，筆力秀拔，早已稱奇。上寫著：

詠風箏

五言近體得飛字體是凌霄物，春風近紫微。絲綸從地起，翼翰極天飛。會奏雲中響，還騰日下輝。風城新霽後，香惹御煙歸。聞翰林看到「飛」字一聯，便拍案叫道：「好警句！」眾人聽見，皆圍了來看，無不極口贊賞。讀到結句，聞翰林道：「更匪夷所思了。當日調羹未試，頂上先開，許為狀元宰相手段。此日所遇，何讓古人？久聞雋異，今誠拜服。只恐金昆他日要讓玉友一籌了。」賈蘭道：「老岳丈莫要小看這芝兄弟：胸中無書不讀，只怕古稱得秘書廚，尚恐不如其淵博呢。小婿庸才，何敢與之頡頏？」便把個閔鵬騫樂的，拿著芝哥兒詩念了又念，笑道：「這是敝東一生厚德所致，洵由天授，非關人力。」

芝哥兒只是一聲不言語，拿著蔡念典的詩看了兩遍，也就放下。

大家遂離了蘅蕪院，到正廳上來。彼時席已調正，就送上酒來。讓了聞翰林獨坐，周巧姑爺側陪。曹紫庭、閔鵬騫一席，詹光、程日興側坐。其餘皆係同年，坐了二席，賈蘭、芝哥兒陪坐。送過酒，就端上酒碟，大家飲了一會。

芝哥不甚飲酒，果碟中有樣蜜餞枇杷，芝哥兒吃了兩個。賈蘭說：「這枇杷不甚熟，不可多吃。」聞翰林道：「賢婿這話欠考了。枇杷秋發，冬花，春果，夏熟。獨備四時之氣，食之最為有益。如何倒勸令弟不要多吃呢？」曹紫庭道：「老師之言甚是。但建業人呼曰『蠟兒』，未知何義？」閔鵬騫道：「想不過譽其色耳。」眾人皆以為是。賈蘭道：「枇杷在古人集中佳句甚少。」聞翰林道：「黃泥金丸，寧非佳制？惟不多見，似亦憾事。我看亭外數株，枝頭歷落，想到夏時風味，應不減於青鳥。」賈蘭道：「此數株，聞說係隱去之家叔寶玉手種。這兩年結果甚繁。」聞翰林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何不煩令弟即席一賦，以廣我輩之聞見。」賈蘭道：「長者之命不敢違，但舍弟才非七步，容明日做了求教何如？」曹紫庭道：「先不必替令弟過謙。何妨說與令弟，再請緩期。」

聞翰林便以枇杷為題，要芝哥兒即席賦詩。芝哥兒遂叫焙茗取筆硯紙墨，放在左首一張案上。便走下來，到那邊坐了。提筆就寫。大家撤去碟子，端上菜來，慢慢吃著相候。第二碗菜上碗清湯的魚翅，群贊美。第四碗上又是春筍，用野雞片兒燴的。聞翰林道：「今年春筍甚少，這碗菜可謂妙極而無以加了。」就吃了好些。又喝了許多湯，就端上點心來。剛吃完點心，撤下去。鋤藥、林天錫等送上茶來。

茶未喝完，芝哥兒枇杷詩已做完謄好，送將上來，遞與賈蘭，聞翰林道：「已做完了？」遂接了，邀著大伙同看。只見寫道：詠枇杷凌寒不改雪中花，送往懷新歎歲華。錯落金丸傳手植，婆娑綠葉喜亭遮。友梅未許春風入，枕石偏來夜月斜。知是使君珍果瓜，樹經封殖錫名嘉。

其二

修竹藪花性所耽，十年樹木賦何堪。
放翁摘露偏乘曉，成大敬巾不問甘。
盧橘自爭香滿座，朱櫻徒羨色勻籃。
重遊坐客皆珠履，對此清陰月友三。

其三

恬不競名素委蛇，由來大造植無私。
盤堆火齊羌留月，核裹黃泥偶擲籬。
亭側成陰憐舊侶，座中得句解低枝。
可人風味知應少，吸露凌霜貫四時。

其四

黃柑誰把洞庭春，分錫恩光上苑新。
物若有情應識我，時因對月忽懷人。
蠟丸未信誇其色，粗客何由側此身。
夜話欲徵青鳥據，傾樽北海愧留賓。

聞翰林看罷，連聲歎道：「奇才！奇才！我已閱人多矣，如此英年，何便有此雋句？我輩皆當甘拜下風。」因解下腰間所佩五暖手來，笑著道：「聊以潤筆。」賈蘭接著謝了，即替芝哥兒係上。芝哥亦做揖致謝，曹紫庭道：「甘韻一聯，第四首人韻一聯，化腐為新，趨俚人雅。何處得來？」拿著杯洲，不覺一飲而盡。程日興道：「芝世兄詩誠警策，老先生賞鑒亦可謂入神。」大家皆笑了。賈蘭重清坐席。有此凹濤，飲時越發高興。旋開了一壇滄酒，說說笑笑，吃了多半壇，方才端飯來吃。時已二鼓以後，方才散去。聞翰林將這四首詩裱部冊頁，置於案久，時常賞玩。

過不多時，春榜揭曉，蔡念典中了四十二名進士，餘皆落第。大家因想起芝哥兒的揖來，深為詫異。獨閔鵬騫更自奉若神明，逢人即傳贊不已。後來蔡時敏一一即念典之號殿在二甲，點了庶吉士，選人詞林。李雲龍因路遠，就在聞翰林宅中肄業，以待下科。便與芝哥兒定課會文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梅巡道出京，由旱路起身，不過一月有餘，即到了武昌。見過制軍，參謁了撫司各處，便起馬向長沙進發。途中有本衙門書役隨路迎接。不一日，到了省中，參院拜司，及同城的道府兩縣，皆拜會了。遂各自到任理事。便差人由水路來接家眷。

卻說梅月娥開船南下，四月間，閩河水短，糧艘阻滯，一路耽延，直到五月半後方渡黃，由淮河行抵揚州。是夏江南雨大，江漲異常，溯水而上，舟更難行。梅調鼎與鄒夫人商議，就在廣陵賃居公館，避過暑熱，直遲至七月中旬始另僱了滿江紅，將行李眷屬搬上江船。出瓜洲口，放人大江。那時灝淼江波，金山在目。月娥小姐憑窗遠眺，頗暢胸懷。

過了真州，船到燕子磯邊，適值斜陽西下，陡起逆風。稍長，將船就泊在燕子磯側。梅月娥高興，稟明寶琴，請了鄒夫人命，要到燕子磯上永濟寺瞻禮。鄒夫人許了，派定家人劉興，鬱喜，月娥帶了丫環彩霞、霓舞及奶母，又派了老李嬾嬾，一伙五六人。船家搭上扶手，遂步上岸來，月娥到寺拈香。遂登燕子磯，臨風一望，只見煙波無際，金陵形勢宛如指掌，東峙北固，南映樓霞，而與波上下，千古惟此一葉漁舟。詩興偶觸，即叫彩霞將帶來紙筆取出，立成二首截句，道：

登燕子磯

遠江匹練煙橫處，何處飛來燕子磯。
形勢龍蟠兼虎踞，六朝金粉倍依依。
江流勢截凌江出，高與元龍百尺樓。

漫說風濤天際險，飄然一葉穩漁舟。吟完，又憑弔一會，方始歸舟。次日，即過了金陵。沿途凡遇名勝，月娥無不登覽留題，不能備載。

舟到漢口又換了船，從江而南，轉入岳州府洞庭湖內，已交八月半矣。湖水澄清，君山高矗，黃鶴雖遙，岳陽在望。那夜微微北風，星疏月朗。舟子揚飽布帆，欲過洞庭。時已二鼓，鄒夫人早安歇了。月娥開窗四顧，瀟湘景物宛似當年夢中所見，不覺的恣意流連。寶琴愛女心切，因命侍女備了香茗，以助女兒吟眺之興。那月娥果寫出一首詩來，與寶琴看，上寫著：

夜泛洞庭

片帆輕且穩，秋夜霽澄空。
遼闊情無際，蒼茫望莫窮。
遠山皆得月，近水不生風。

似此瀟湘意，緣何感夢中。寶琴拿著詩，看到「遠山皆得月」一聯，才說：「好警」...」一句話未說完，只聽得船後老闆說：「了不得了，伙計們快落篷。」眾水手七手八腳，將各篷方才落下，未及將船撐進港口，只見湖面一陣黑風從船頭吹來，波濤大作，滿天烏雲將皓月遮了。那船在湖心簸揚，頃刻就要覆溺。舟中人無不呼神禱告，手足無措。

那月娥小姐忽想起夢中金如意來，急叫霓舞將平素五彩絲攢的線繩取來，將荷包中金如意縛在線繩頭上，口中祝道：「夢若有靈，如意護我。」便把金如意擲下湖中。說也奇怪，只見湖內一片紅光繞舟而上，將黑氣衝退數丈。忽聽得空中有神呼道：「玉女在船，黑將軍不得無禮！」一霎時，風恬浪靜，烏雲四散。遠遠皆見一長蛟鼓波而去。舟人大喜，皆說：「托太太之福，今夜倖免大難。」月娥將金如意收回，照舊帶在身上，方信前夢之不虛也。

彼時北風瑟瑟，掛起滿帆。天色才明，即過了洞庭湖面，收入岸口。就有接家眷的家人到船邊問信，見了劉興，彼此認得。遂即上船。候著鄒夫人梳洗已畢，才回了話。鄒夫人知是梅道爺差家人得祿來接，心中大喜，叫人艙中見了。得祿等請過安，又替梅

調鼎請安。鄒夫人問了老爺起居，便問：「此地離長沙還有多遠？」家人說：「不遠了。此去雖說是江，卻與大河不差什麼，太太只管放心。」說畢便退出艙去。梅調鼎吩咐開船，當下鑼響，就開了船。

又走數日，到了長沙。兩縣差人在路送下程，添緯夫，船一攏岸，岸上就有執事轎傘來接。鄒夫人進了衙門，見了巡道，甚是歡喜。隨後梅調鼎押著行李，帶了寶琴、月娥，同進署來，梅道爺一見月娥，攬在懷裡，親熱了好一會。調鼎磕過頭，請了安。寶琴也見了禮。鄒夫人便說起過洞庭湖夜間險來。梅巡道說：「此湖如何夜裡走得？你們也成膽大！船家管什麼事的？就該發縣，以懲後來。」鄒夫人道：「幸托天佑得保平安，他們船家只道月明浪靜，乘風趕路。在彼豈無身家？求老爺不為已甚之行。」梅道爺說：「這等便寬了他。夫人此論不失為厚。」遂擺家宴，一家暢敘。

次日，梅道爺自辦公務。鄒夫人過了數天，擇一吉日，在天上還了願，方完這件心事。寶琴經此一險，知月娥來處不凡，卻暗暗心喜。